

寒窗依旧一灯青

——寄园学风及弟子

戚秀娟

以经史子集、诗词、书画为重点。寄园治学、讲学不重训诂考据,而重为人处事的义理,谈古论今,纵论天下时势,商讨强国之策。

钱振铎对寄园倾注了半生心力。寄园弟子、曾任《中央日报》社长的程沧波描述寄园:“辛亥之冬,清社既屋,先生束发居乡里,授徒于阳湖东郭之寄园。园广可三亩,饶松竹泉石之胜。”从1909年开始教授学生到1932年寄园闭学,20多年全国多个省份的弟子1000余人前来求学。

钱振铎治学、讲学,“不拘名物训诂之微,而宗文文章义理之大者”,他不把经史、《春秋》作为研究的“学术”,而是作为贯穿于日常生活、立身处世、作诗写字的学养。弟子在钱振铎“不拘一格教授,严格训练作文”的教学思想下学习儒学经史文化,老师与学生一起议论天下大事、强国之策、为人之道、文艺之法。钱振铎要求弟子“以天下是非风范为己任”,成为寄园弟子恪守的“家训”,寄园成为“保存国学、弘扬民族文化”的私立书院。

寄园的教学侧重儒学、经史,以继绝存亡传统的文脉;因材施教,教学互动而相长,并辅以文艺;引导弟子“以君子不器”而无不可器为方向,使可任实事而又富学养。寄园弟子、后参加黄埔军校的沈武回忆寄园:“先生之所以足称为一代国学宗师,一是他的讲学风尚。先生讲学,尚躬行实践,尚空洞说教,重气节,甚于生命。讲实学,不求虚名。他讲理学,不同于宋明诸儒,而在‘天理良心’四字上下功夫。”“闭门绝世事,始读书授弟子”。初期在菱溪家居住地为家族子弟讲学教授,随着学生越来越多,1914年他重修钱家园林并冠名“寄园”,教学内容

讲经世致用;不重考据,跳出汉学窠臼。这是先生的讲学风尚。”寄园强调德才并举、知行合一,无论是经史文章还是家国大义,钱振铎都从自身做起,从实事实起,进而影响学生。

钱振铎:一生躬行“经世致用”

钱振铎的一生切实践“春秋”学养,他在清朝为园计民生多次上疏,彰显其忠君报国爱民的“春秋”义例之心;不满清廷的腐败辞官归乡,“得天下英才而教之”外,积极参与赈灾灾民、宣传抗日等社会活动,无不是济世利民之举。吴江学者金松岑称钱振铎与高吹万、胡子予为“江南三大儒”。

钱振铎要求寄园学生常常吟诵《乾坤正气集》等爱国诗词,培养弟子爱国之心和民族气节。抗日战争中,寄园弟子如胡克敏、程沧波等多人投笔从戎。

钱振铎还倾心倾力为赈灾奋战。民国初年,位于武进芙蓉圩灾情泛滥成灾,他奔走各处进行劝募,并购圩田亩而浚之,永为公产,认为这是一种责任。他1930年参与马迹山灾民救灾,1934年参与溧阳灾民救灾,几年后常州遭遇百年未有的旱灾,钱振铎昼夜奔忙,不辞辛劳,在公园鬻书,所得钱款全部用于赈灾,还捐助常州文学之士卖字卖画参加赈灾活动。

钱振铎是教育家,更是正义良知的化身。1911年自创孝仁乡图书馆,藏书二千余册。他常于诗篇中抒其愤世嫉俗、悲天悯人的情怀,对老百姓的疾苦充满同情,他在《冻死人》中写道:“老夫夜卧重衾底,绒绳裹衣不去体,默念街头冻死人,此心耿耿何能已……”。拳拳之心跃于纸上。他不畏强御,时恤鰥寡,遇地方豪绅猾吏横行乡里,而民间善良蒙冤受冤抑者,必奔走呼号,伸张正

纪念钱名山逝世80周年



常州寄园通过晚清时期钱向泉、钱振铎筹建、发展,本着对国事、民生的担当,坚持“以天下是非风范为己任”,以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在教育医疗、文诗书画方面培养很多栋梁人才,对江南文史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寄园:“经世之学”为立身之本

寄园,坐落在常州东门外白家桥北,其首创人钱向泉(1849—1906),字仲谦,号鹤岑,光绪元年(1875)举人,官内閣中书。平生慷慨尚义,关心国家存亡,屡屡上书得不到朝廷重视,愤而返回家乡常州,光绪十三年在菱溪租用汪家2亩田地并自家隙地1亩,构筑钱家园林收徒教授,王鹿鸣等踵其学。

“寒窗依旧一灯青,岁岁埋头史复经”,钱向泉平生博览经史,“穷亦兼济”“不在钟鼎,即在森林”,他教授学生时,要求“自少即以天下为己任不复以家事为意”,奠定了“寄园”学风的基础。钱家园林在钱向泉晚年几乎荒废,使钱家园林即寄园成为儒家文化传承之所的是钱振铎。

钱振铎(1875—1944年),字梦鲸,号滴星,后号名山,钱向泉之子,光绪二十九年(1903)进士,曾官至刑部主事。由于对清末内忧外患的局势、腐败无能的朝廷感到彻底失望,宣统元年(1909)钱振铎毅然弃官回到常州,“闭门绝世事,始读书授弟子”。初期在菱溪家居住地为家族子弟讲学教授,随着学生越来越多,1914年他重修钱家园林并冠名“寄园”,教学内容



菱溪月夜 (摄影) 陈英

小河风情

吴亚英

对河而吟。

晨阳穿叶而过,泥土地上,条纹清瘦整齐,映入眼帘。叶片上,一滴雨露珠,或大或小,或圆或椭,晶莹剔透在绿色间。这些细小的精灵,不低头,不细看,是发现不了的。阳光与露珠,同存这片绿叶,不喜不悲,各自安好。该来时来,该去时去,天地法则,不容错乱。

这片绿叶,是爸妈精心管理出来的。初时只有几支,在河边零落,不成气候。每年冬天,爸爸割去枯萎的芦苇,施上肥。隔年,芦苇多了几支出来,芦苇粗壮了一点。再一年,芦苇又多了几支,芦苇更加粗壮了一点……日复日,年复年,芦苇终于由点成线、成面、成片。

端午节前月余,到了绿叶完成使命的时候。差不多间隔十天左右,妈妈就会采摘一批芦苇叶。每次采摘,早晨五六点,带露的苇叶在妈妈手里扎成把、捆成束,然后送到张家、李家、赵家……

端午时节,村人及亲戚家的粽子清香味,大都源于我家这片绿叶。前两天,有邻村人来要芦苇叶。妈妈告知,粽叶已到尾声,叶上已有虱子,问邻村人要不要。我听后很惊讶,没想到清雅修长的粽叶上,也会生虫?我只能自嘲,自己是伪农民,对这些常识一点不知。邻村人回说要,回家洗洗就好用了。

一事一物,初时亮丽,尾时疵瑕,常会如是。苇叶也逃不过这样的命运。

一只黑色的鸟,在门口东边的小河里,踩着水草,东顾西瞧,闲庭信步,胜似帝王,唯它独尊。整面小河,就如它的后花园,它一会儿向东,一会儿向南,一会儿一头扎进茂盛的水花生丛,一会儿又神不知鬼不觉,从对面钻了出来。鸟生真是自由惬意!

偶尔传来几声“呱呱”的蛙声,恰似配乐,鼓荡整个水面,活络了河水的筋筋脉脉。

一河水草,密密实实,盖满了整个河面,成为黑鸟绿色的坚实地面。星星点点的水草,繁衍开来,竟密实如毡,如毡,如地,“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”,历来如是。柔軟的物事,撩它们机遇,成长起来,坚不可摧。“柔能克刚”,此处可窥一斑。

曾经清澈的河水,不知流失去了哪里?小河边码头上,淘米洗菜的身影,已完全滑入时间的深渊,不复再见。在河里嬉戏玩闹的童年,已经模糊到辨识不清。

小河清亮的过往,无处寻觅。询问村上人黑鸟的名字,说叫“脏鸡”(完全是音译),真正的名字是什么,没有答案。百度,找到一种叫“黑水鸡”的鸟,与河中黑鸟相像度百分之九十以上,且都有红红的喙。就叫它“黑水鸡”吧。它占河为王,才不在芦苇间叫它什么。它只要有一个肆意的鸟生,其他,又与它何干?

小河南岸,一片芦苇,杆茎都在两三米,微风过,叶沙沙,俯仰摇摆,

小鸕鷀

张羊羊

远眺公元773年的春天,颜真卿任湖州刺史,本家张志和驾舟往谒,时值暮春。满眼是灵巧的白鹭在西塞山前自由地飞着,肥美的鳊鱼在桃花水里欢快地游着,还有那些身着“青箬笠,绿蓑衣”的渔翁正冒着斜风细雨乐然垂钓,他深受感染,不由心旷神怡。转眼一千两百多年过去了,公元2024年的初夏,我在溇湖的一畔,眼前也有白鹭在飞,水里也有鳊鱼在游,两三个野钓的乡村少年虽说只是简单的短袖着装,我的心情同样十分愉悦。不过,我来这里想看的不是白鹭,是一种叫小鸕鷀的水鸟;我想看的也不是鳊鱼,倒是偏爱少年们时不时地提拎上来的鳊鱼或麦穗鱼,他们皱起眉头,显然对收获的这些小满鱼是嫌弃。

以前,有鳊鱼、麦穗鱼影子的地方,若你正好渴了,双手掬起一捧水就可仰脖安心喝下。因为它们对生存水域的水质条件极高,比如PH值或水中氨氮含量的稳定性。一些喜欢钓鱼的人,对它们却唯恐避之不及。后来,这类鱼的数量在苏南大大小小的池塘里少之又少,以致,偶尔在餐桌上吃到一盘油炸鳊鱼时,会有种惊喜感。

如果鳊鱼和麦穗鱼又能随处可见,那么,想必我们的水又回到了过去的好样子。

有鸟有鱼愿意生活的地方,一定是个好地方。“鸕鷀恋旧林,渔鱼思故渊”,我一直想抽点时间,去有旧林、有故渊之处走走。此刻,从坊前的一个不知名的村落,到寨桥的灵台村,几口新鲜空气下去,肺似乎放松了许多。尤其是这种小鸕鷀、鳊鱼和乡村少年的美妙组合,让我觉着是来领受大自然的教海的。耳边,陶渊明在唱:“翼翼归鸟,晨去于林。远之八表,近憩云岑。和风不洽,翩翩求心。顾俦相鸣,景庇清阴。”真好。

10多天前,听说湖畔有一群可爱的小鸕鷀,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出发了。老实说,小鸕鷀是我国最常见的水鸟之一,它们分布广泛,在中国东部大部分开阔水面都能见到,而在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土地上,这种鸟的名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,我甚至都不认识那两个字。这个午后,当我环顾白茫茫的湖面,时有几只白鹭在盘旋,也有些白鱼跃出水面,我却看不见小鸕鷀的身影。幸好同行者一向是厉兵秣马的性格,给我递过来一只望远镜。随着镜头的细挪慢移,终于找到了两个黑点,再经过调焦手轮,我大概看清了它们的样子。什么感觉呢?就是嘴根有个白斑的“尖嘴小鸭子”,却又给人鸳鸯那种“鸕鷀蝶蝶”的温暖。一个村人见我举了只望远镜在看他从小生活的地方,热情地迎上来打招呼:“在找什么呢?”我说:“在找小鸕鷀。”他告诉我,小鸕鷀一般都在清晨和傍晚时集聚出现,它们出来寻找食物。凭我的直觉,但凡一种事物的学名写起来很生僻的话,会有其它别名。我问他:“小鸕鷀应该还有其它喊法吧?”他微笑着说:“我们从小喊它油鸭。”一听他说也叫油鸭,我就忍不住想起香喷喷的烤麻鸭、红烧麻鸭、蘸麻鸭来,于是试探性地问了一句:“你们会打了吃吧?”他果断地摇摇头:“那不行,那不行的,这是保护动物。倒是有些外来者,用猪油拌了糍糠浮在水面诱捕

它们,网住了就拿回去吃了。我们不会的,从小生活在一起的。”事实上油鸭南方人和北方人都吃,北方人把烧制好的油鸭叫作“板鸭”,南方的板鸭是由老鸭子做的食材。

小鸕鷀安心栖居下来的地方,一般是湖泊、池塘、沼泽等,它们营巢于芦苇、香蒲丛生之地。那里水会比较清澈,有充足的食物,溇湖生长着它们爱吃的鱼类、虾、蝌蚪、甲壳类、软体动物,溇湖也生长着它们偶尔吃的水草等浮游植物。食物富足之余,那里定是还生活着一群善良的人,不会因此担惊受怕。

小鸕鷀体型小而矮扁,外形短圆。它有很多名字,比如油鸭、刁鸭、油葫芦、水葫芦,还有个不怎么好听,也有点莫名其妙,叫“王八鸭子”。可能缘于它们游水时脖子前伸,脚从身后露出,姿势与甲鱼遨游时非常相似。小鸕鷀远望有点像野鸭,但是小鸕鷀不是鸭子,也不是近亲。它们属于鸕鷀目鸕鷀科,而鸭子们属于雁形目。它的嘴巴比野鸭更细长且尖,适合捕捉小型的水生生物。它有一对特别的脚,脚趾不像鸭子那样整体以蹼相连,而是各自分瓣,形成独特的“蹼趾”。它潜水本领很大,潜水深度可达30米深,在水中憋气超过一分半钟。这是野鸭远远无法做到的。

早时,大多人把“鸕鷀”写作“鸕鷀”。南北朝的戴逵写有《度关山》,其中有“马衔苜蓿叶。剑鸕鷀鸕鷀膏”,说的是从鸕鷀体内提炼脂膏涂抹于剑,可达防锈保养之效。这一点,李贺的《春坊正字剑子歌》有“蛟胎胎老蜃葵刺,鸕鷀浮花白鸕鷀”句可以佐证。另外,卫象写有《古词》:“鸕血雕弓湿未干,鸕鷀新淬剑光寒。辽东老将鬓成雪,犹向鹿头夜夜看。”讲的是老将军外出打猎,他刚刚射下空中的鸟鸕,雕弓上鲜红的鸕血还未来得及擦干,一回到家,又用鸕鷀熬油,将新剑蘸入油中淬火,取出一看,只见寒光闪闪,宝剑格外锋利。这位当年驰骋疆场的辽东老将如今鬓角如雪,他每到晚上仍要仰首寻觅闪烁在北方天空名为“鹿头”的那颗星宿,以观察北方边疆上有没有外族胡人来犯。

当再次远眺那些古来征战中的刀光剑影,鸕鷀又多了一份悲壮。

还得说一下的是,小鸕鷀不是指鸕鷀小的时候。因为它的体型小,成年后的小鸕鷀还是叫小鸕鷀。正如熊猫小的时候也叫熊猫,与“小熊猫”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小鸕鷀们其实不喜欢飞行,除了偶尔转移水域和春秋季节的迁徙活动之外,它们很少飞。它们找到一个合适的水域,就可以住一夏天。

看完小鸕鷀打算回时,一只刺猬从芦苇丛中冒出头来,匆匆穿过乡间小道,去对面的草丛。它不是白天要睡觉的吗?可能肚子太饿起来觅食了,又或者约了小伙伴一起玩耍。我眼尖,三步两步追上去,逮住了它。照样,这个“耍赖皮”的家伙缩成一团,抖起背上的刺,准备应对我的攻击。其实,小家伙,你别怕,我有10多年没见过你了,我只是想逗你玩一会,看看你的小眼睛、小嘴巴,看看你生气时的小模样。小鸕鷀是留鸟,在它们出生的地方,我还能一一遇见你们,内心真的有几丝感动。

微小说一组

夏秋雨

小善

夫良善,每进电梯听到脚步总摁住开键,换来一迭声谢谢。有时甚也换不来,听错了,或者来情商低表情木然。妻怪他多事。夫笑说:“莫以善小而不为。”有次,妻购物归来,提大包小裹蹒跚如鹅。幸好好心人于电梯将闭时摁开梯门,方速归家。自此,妻也学夫为他人着想。慢慢地,整栋楼的人都学着在电梯里等几秒钟再走的习惯,因为没准就会传来焦急的脚步声。等几秒,体现了人际间的友善和宽容。

星星点灯

除夕,天寒地冻。他对她说:“上车吧,我捎你一程。”她有些为难,仍旧上了车。到目的地后,她哭着对他说:“好心的大哥,我这就给您松绑。”原来她会开车。他重新坐上主驾。整了整旧军帽,胳膊酸麻。心里有些难过。倏忽,四下响起鞭炮。星星点灯,人间圆满。

沉默的百灵

乌鸦对百灵说:“知道吗?老

鹰不喜欢你们的叫声。”它说老鹰为此抓瞎了十只百灵的眼睛。于是,众百灵不敢歌唱了。森林里每天充斥着乌鸦的叫声。“呱、呱呱……”渐渐地,乌鸦成了森林里唯一的歌唱家。而这一切,老鹰并不知情。

穿越

回到阔别多年的家属楼,雨催花花发。我疯了似的奔跑,带倒了一个走路的小女孩。我停下,扶起她:“对不起”。这是迟到了四十年的道歉。而她不知道。小菜园中的鸡冠花正红着,楼上的凤英姐依旧活着,还是那么好看。

捕雀

冬日,雪地。哥哥用水棍支起瓦盆,盆下置米。远远地,用线拴着棍,等贪吃的麻雀。来了,一只。吃米。哦去!飞了。又一只。吃米。哦去,又飞了。第三只。哥哥紧紧捂住弟弟嘴巴。吃米。哦,去!弟弟挣扎着喊。麻雀急速飞逃。哥哥气恼。弟弟挣脱。雪下得更紧。远远地,传来妈妈喊家来吃饭的呼唤。

义,在常州乡民中有“钱圣人”之誉。

寄园弟子:天下桃李,悉在公门

寄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经世致用而又兼擅文艺的国士式人才。这些人才有以诗文名世、以书法名世的,如谢玉岑、程沧波等;有以绘画名世的,如谢稚柳、马万里等;更有从事教育的,如马励青、姚平、钱叔平等;从医的,如钱永、唐鼎元等;从事报业的,如钱仲英、程沧波等;供职于政府部门的,如谢稚柳、吴作屏等。可见寄园弟子不是供职于政府部门,就是从事于医药、教育工作。就是于文艺功力深厚、声望高华的,也不做职业文艺家,寄园倡导的《春秋》大义始终储于胸中,从而形成一个“寄园系”人文现象,“根深蒂固,在上海、江南乃至全国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历经数代,绵延至今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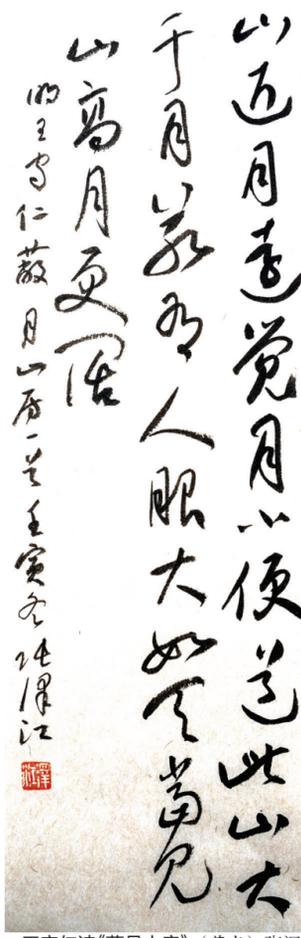
谢玉岑(1899—1935)是钱振铎门下的第一个学生。少年谢玉岑入寄园一年后,考入上海一所商业学校学艺,玉岑以为“天下贫病”,救国“以理财为急”。钱名山却恪守士为四民之首,当以志道弘毅为任重道远,要他重返寄园。谢玉岑“三年尽通经史,为文章下笔瑰异,独以词赋雄其曹”,故有“江南才子”“江南词人”之誉。后执教于温州浙江十中、上海南洋中学,爱群女中等。

6年的寄园生活,为谢稚柳(1910—1997)的学识及艺术打下深厚的基础,谢稚柳总说“我是从寄园走出来的”。1942年,谢稚柳在敦煌随张大千临摹绘制壁画,负责洞窟叙录,成为“敦煌学”重要开创者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供职于博物馆,个人艺术创作达到一个又一个高峰。20世纪80年代,他全身心投入到全国古书画的巡回鉴定工作中,他自嘲:“八年鉴定下来,手生了,再也画不出好画了。”在国家利益和个人艺术发生矛盾冲突时,他又义无反顾选择国家而不是个人。这种胸襟正是寄园弟子的追求。

程沧波(1903—1990)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兼新闻系主任,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,上海《时事新报》主笔、《中央日报》首任社长,台湾政治大学、东吴大学教授等。1937年为蒋介石代笔起草《全国抗战宣言》,有“至于战争既开之后,则因为我们弱国,再没有妥协的机会,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,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!”7月17日正式发表。毛泽东评价道:“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,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。”

唐玉虬(1894—1988),明代抗倭名将唐顺之的十四世孙,钱名山早期弟子之一,与谢玉岑、程沧波并称“三英”。抗日战争期间在成都行医,任空军参谋学校、军士学校国文教官,后任华西大学国文教授;1956年到南京中医学院任古文、中医学教授,由儒而医,医而活人育人,慈心仁术。善好吟诗,被尊称为近现代“旧体诗大家”。

胡克敏(1909—1981)少年时入寄园,性好绘画,曾入上海美专主修国画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他毅然投笔从戎,任任职空军部门,浴血奋战。后致力于美术教育,在各大大专院校美术科任教。“天降大任于斯人”的社会使命和责任意识已浸润到寄园弟子的日常生活。



王守仁诗《蔽月山房》(草书)张泽涛